

房文斋 /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铁血词魂

TIE XUE CI HUN XIN QI LI

辛弃疾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58315 TIEXUE CIHUN XINQIJI

铁血词魂辛弃疾

房文斋 / 著

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图书馆藏书



J2475/901

选题策划：杨计文
责任编辑：史宝明
装帧设计：少羽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一九九六·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词魂辛弃疾/房文斋著.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 7

ISBN 7-5057-1316-7

I. 铁… II. 房… III. 辛弃疾一生平事迹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917 号

- | | |
|----|--------------------------|
| 书名 | 铁血词魂辛弃疾 |
| 著者 | 房文斋 |
| 发行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出版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排版 | 深圳万象文化信息公司 |
| 印刷 | 航空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
| 规格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
| | 19.625 印张 533,000 字 插图 9 |
| 版次 |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
| 印次 |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数 | 1—6000 册 |
| 书号 | ISBN 7-5057-1316-7/K·110 |
| 定价 | 26.00 元 |
|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
| 邮编 |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辛弃疾

内容简介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生于乱世，年方弱冠，举义抗金。南归宋朝后，任职知府、五省安抚使，政绩卓著，朝野饮誉。他智略辐凑、才兼文武，领袖词坛、一代雄风。他不畏权势，力主抗金，被偏安的南宋朝廷十次黜降、三次罢官，归耕山野二十年。

小说以记实史诗的笔法，将南宋朝野惊涛、人文景观，做了准确而生动的展现。塑造了一批血肉丰满、生动感人的典型。对主人公运筹帷幄的宏韬奇谋、扫空万古的豪词雄文及两妻五妾的花前琴韵，都有独到的描绘，情节跌宕多姿，文笔沉郁优美。

作者简介

房文斋，笔名房方，鲁钝。山东省青岛市人，1932年出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长期从事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现为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主要论著有：《小说艺术技巧》、《中西小说比较摭谈》、《〈长恨歌〉与〈沙恭达罗〉主题比较》、《论郑板桥》等。主编有：《简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著名人物形象》等大专教材，以及《芥川龙之介与鲁迅》、《中国文学史之谜》、《日本人最初认识的鲁迅》等译文。业余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郑板桥》、《空谷兰》、《郑板桥外传》等多部。

目 录

	楔 子	1
一	少年诗剑	9
二	亳州劫难	21
三	燕山侦勘	33
四	灵岩避难	48
五	东岳揭竿	59
六	龙岗血战	74
七	女英赵燕	89
八	擘划江山	100
九	奸宄义端	116
十	夺印除奸	128
十一	瀚海情恋	143
十二	海州惊变	157
十三	虎穴孤胆	170
十四	琴瑟哀鸳	184
十五	楚州哭奠	195
十六	吴江孤鸾	211
十七	名播词坛	224
十八	临安官闲	242
十九	滁州政繁	255
二十	飞阁流丹	270
二十一	金陵月圆	285
二十二	赣水逆澜	302

二十三	兵车羽翰		318
二十四	楚天江晚		339
二十五	遍历楚山		357
二十六	雁阵惊寒		372
二十七	三迁临安		386
二十八	挂席湘南		400
二十九	飞虎惊天		417
三十	江西酷旱		433
三十一	骇浪回船		450
三十二	抱瓮灌园		466
三十三	拒琴赠剑		481
三十四	手足情牵		499
三十五	卜居瓢泉		511
三十六	浙东辩冤		527
三十七	玉女影倩		544
三十八	三灾六难		562
三十九	白发起冠		577
四十	巨星殒天		597
	尾 声		617
	后 记		620

楔 子

巍峨挺秀的鹅湖山^①，已经褪尽苍翠欲滴的娇艳，换上了暗褐色的秋装，宛如披上了一件皱巴巴的旧袈裟。只有点布在青岩黄幔间的几株霜枫，喷吐着红红的火焰，仿佛在向飞快逼近的严冬挑战。山脚下，琵琶形的鹅湖，泛着死气沉沉的白光，一只迟归的白鹭，在湖面上徘徊。一阵急骤的西风吹过，黄叶飞卷，滚向路边的沟渠。

苍茫的暮色中，由南向北来了两位行人。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长身粉面的后生，肩挑竹扁担，紧跟在后面的是一位身材短小、宽额短须的中年人。他头戴扎巾，身穿青袍衫，手扶竹杖，步履蹒跚，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林，二人来到一座古庙前。中年人指指山门上方大书“鹅湖寺”三个字的古匾，对后生说道：

“谢山，我们在这里求个宿吧。”说罢，上前敲门。

山门开了一条缝，探出一个光光的年轻和尚脑袋，望着陌生人问道：

“施主，这么晚了，还来上香？”

中年人答道：“我们是行路的外乡人，天晚了，想借宝刹歇息一宵，请小师傅行个方便。”

“施主稍候，待我禀告师傅。”

光脑袋缩了回去。过了不多一会儿，两扇红漆大门敞开了。小沙弥站在门旁，恭敬地说道：

“二位施主请进。我师傅在恭候大驾。”

“多谢，多谢！”中年人抱拳施礼，向后生招招手，跟随小沙弥向庙内

① 鹅湖山——在江西铅山县东北，山上有湖，据传晋人龚氏曾养鹅于此。

走去。穿过一座小虹桥，绕过大雄宝殿，向东拐进一座青砖月亮门，来到一所幽静的院落。一位面目清癯、银须拂胸的老和尚，站在阶前迎候。

中年人紧行几步，长揖至地，恭敬地说道：“在下自信州府来，要去铅山城，错过了宿头，借宿宝刹，多有烦扰。”

老方丈双手合十道：“佳客远来，佛寺钟鼓生辉。只是小寺寒伧，虽有竹床素斋，只怕委屈二位尊客。”

中年人拱手道：“在下乃一介寒士，何言委屈二字，只恐打扰宝刹的清净呢。”

“不必过谦，施主请。”老方丈躬身让客，一面向小僧吩咐：“松泉，你先带这位小哥到斋房用饭。”

主客二人走进禅房，坐定之后，老和尚问道：

“敢问施主尊姓大名？贵庚几何？”

“在下姓玄，虚度四十一岁。在信州守着一个小店。”中年人的回答，语气略显犹疑。“敢问禅师法号？”

“老衲悟觉，小寺住持。蒙神佛垂矜，已枉渡八十二岁。”

“高寿！禅师如此高寿，实在令人歆羡。”

“唉，高寿倒算不得，无非多糟蹋了一些谷米而已。”老和尚淡然一笑。忽然掉转话头问道：“施主自信州府去铅山，应在东门渡下船，难道不知鹅湖寺距铅山城还有三十余里吗？”

客人道：“不瞒禅师，在下并非信州商贾，实乃临安一介衙门书吏。因回弋阳探母，来宝刹进香后，顺路一游鹅湖瓢泉，以解湖山之思。只恐被禅师讥笑为游戏人生，故谎称米商。望禅师恕在下不实之答。”

“哈——”老僧捋须笑道：“名山胜水，人人神驰思接，趋之犹恐不及，亲临一游，乃人生幸事，焉有被人讥笑之理。”然后，瞥过一个探询的目光，“不过施主既在京城供职，临安山灵水秀，钱塘波奇浪诡，相比之下，这僻地鹅湖寺，深山古刹而已，只怕亲临一睹，壮游佳兴顿减，只余满怀惆怅吧？”

“禅师，若论山水之胜，鹅湖山一带，的确算不得绝佳处，加之眼下秋色日深，湖上荷枯，山头草衰，难免增添几分惆怅。”

“所以，老衲为施主惋惜！”

“不过，”客人听出主人弦外有音，摇摇头，忧郁地答道：“学生虽然平生十分钟情山水，值此鞅鞅猖獗，国运阽危之际，身为中华男儿，哪有如许闲情逸致探幽访胜！无非因圣贤的高风遗范，使鹅湖山水呈异现彩，不亲临凭吊，私怀难纾耳？”

老僧一听，突然问道：“如蒙施主不加怪罪，老衲想冒昧问一句。”

“禅师有话尽管问。”

“施主屈临僻地，莫非是奉上谕勘察，或者是化妆私访？”

客人站起来，拱手答道：“不瞒禅师，学生既不是奉旨钦差，也不是私访大员，乃是京城史馆编修谢枋得^①，贱字君直。”

“阿弥陀佛，原来是校勘相公！”老僧双手合十，双目炯炯地望着客人：“相公虽然衣衫简朴，风尘仆仆，但老衲一眼就看出，今日光临的远客，不是宿儒，便是显宦。果然被老衲猜中了！哈……”

谢枋得歉歉地答道：“并非在下见外，实因眼下风气……禅师，学生此行，颇不合时宜呢。”

“莫非为稼轩公的积冤未雪而衔恨？”

“禅师真着眼力！”谢枋得敬佩地望着老僧，放低了声音道：“我朝多少仁人志士，因忠结祸，因义蒙冤。但蒙冲天揭地之冤者，莫甚于岳鹏举、辛稼轩两人！所不同者，鹏举大冤，父子屈死；稼轩大冤，抄家祸族。学生正是为访轩公遗迹而来，因恐事泄招祸，故而三缄其口！”

老僧闭上双眼，沉默许久，方才无力地答道：“是的，祸从口出，冤因直结，还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

“禅师错看了学生！”谢枋得提高了声音，语气恳切率直：“况且，鹅湖并非京师，学生愿向禅师一倾心曲。”

老僧睁开眼，目光中露着疑惑：“先生竟如此相信老衲？”

“人生难得一知音。禅师能识透学生的来意，足见并非寻常隐者，学

^①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弋阳人。南宋诗人。与文天祥同科中进士，曾因冒犯奸相贾似道遭罢斥。后起用为江东提刑、史馆校勘等。知信州时率兵抗元，城陷流亡，以卖卜教书谋生。元朝迫其出仕，强制押赴大都（今北京），绝食而亡。传世作品有《叠山集》。

生今日得遇禅师，实属万幸。”

老僧的银白寿眉向上一扬：“出家人讲求六根清静，本不应多问凡尘俗事。不过，承蒙相公不弃，晚斋后，你我秉烛长谈如何？”

“就依禅师！”

史馆校勘谢枋得，祖籍江西弋阳。此番借回老家探亲之机，中途在鹅湖渡舍舟登岸，专为寻访先贤遗迹，凭悼辛弃疾墓园而来。不料主仆二人奔波了整整两天，访问了许多樵夫和山民，竟无一人能准确说出辛弃疾长眠之地。有的人，甚至对六十年前曾有一位雄谋伟略、才冠一时的爱国忠良、词坛魁首，在这里生活过都毫无所知。直到今天下午，在一条荒僻山沟里，找到了一位姓辜的知情老人，在老人带领下，在阳源山分水岭下的荒草野藤中，找到了一座极难辨认的孤坟。坟的四周，堆积着不少瓦砾和被人砸得面目全非的石人石马。但寻遍四周，也不见有神道碑或记名石之类的标记。谢枋得将带去的香烛在孤坟前焚化，跪在坟前祝祷了一番。看看秋阳已经西斜，只得怅然而返。

谢枋得向老僧叙述了两天来的经过后，忿忿地说道：

“哼！一代词宗，龙图阁待制，朝议大夫，枢密院都承旨、修撰，煌煌五省连帅^①，突蒙无枉之灾，死后景况竟如此凄凉！平常百姓尚且有一方墓碑，辛公之墓除了断瓦残垣，一丘黄土，竟无任何标记，与乞丐、弃婴何异！”他双手掩面，沉吟良久，然后抬起头继续说道：“手段如此狠辣，就能让天下人忘却精忠为国的千秋英杰？！”

“岂止是让人们忘掉死者，连辛公的后人也不准活下去呢！”老僧忿忿摇头，“六十年前，辛公谢世时，老衲曾随众僧前去阳源山念经追荐。那时，青砖砌墓，紫石雕坛，神道碑前高耸着功名牌坊，神道两侧侍立着两行翁仲，何等庄严气派！谁能想到……”老僧痛苦地闭上双眼不再言语。

谢枋得知道，就在辛弃疾去世的第二年，一道“圣谕”颁下，不但削

^① 辛弃疾先后担任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东五路（省）总摄军政大权的“安抚使”，俗称帅司、大师。

去他的所有爵秩、恤典，还抄家封门。逼得他的宗族四散逃亡，避居异乡！

过了好一阵子，老方丈方才缓缓说道：

“要不然，为何铅山城左近，至今找不到一户姓辛的人家？相公不知，给你带路的那位辜老人，名叫纪荣，本是辛公的嫡传孙辈！”

“既是辛公之后，怎会姓了‘辜’呢？”

“辛氏后代，逃亡异乡，为了保全性命，改姓了‘辜’。‘辜’者，古辛也。后因不放心先人墓地，老人偷偷返回，在阳源山中，辛公墓地附近，支起两间茅屋，砍柴糊口。”

“怪不得！”谢枋得蓦地一拍桌子，“辜老人带领学生到稼轩公墓地后，我正在祭奠，他竟跪在坟前，失声痛哭。当时学生即深感奇怪，原来竟是辛公之嫡孙！不知辜老人有后无后？”

“辜纪荣虽未绝后，生活境况却是十分凄凉。老衲每年都要从香资中，撙节出一点钱，略作周济呢。”

“出家人慈悲为怀！”

“唉！”老僧略微提高了声音：“比之辛公在世时，对小寺的丰厚施舍，天差地异。”

谢枋得说道：“学生十五岁上，先父即命熟读轩公《美芹十论》、《九议》等警世雄文。轩公文章，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持节复国，耿忠磊落。轩公自少年时，即无一日安枕。南归之后，五十年间，身事四朝^①，鞠躬尽瘁。无奈，如此千秋忠义第一人，生前不得运筹帷幄，拥兵驱寇，反而十余次降职，三度罢官。前后闲置二十余年！更令人发指的是，辛公衔恨辞世之后，还要向他泼污水，横加罪名。学生身为朝廷史官，每每翻阅此类所谓史传典籍，总是心塞气滞，恨不得掀翻史馆，一把火烧掉混淆玄白的史传，掉身而去！”

老僧沉吟良久，冷冷地说道：“依老衲看，事在人为。有祛邪扶正的史官在，还怕灼灼丹心不照青史吗？”

① 四朝——辛弃疾南归后，先后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位皇帝效过力。

“唉，列班宰辅阁臣尚且追声随味，鼓簧摇舌。”谢枋得露出差愧的表情。“在下区区一介史臣，虽在其位，难谋其政啊！”

“偌大朝廷，难道连一个为忠魂洗冤的侠胆史臣都找不到吗？”

谢枋得仿佛未听到老僧的话，继续说道：“当年学生曾出任过一届考官，不过出了一个暗讥奸相贾似道^①的试题，就招来了个“言语冒犯”的罪名，不但被削了职，还差点连性命也赔上！后来蒙圣上开恩，才给了一碗闲饭吃！”

“吃一堑，长一智！”老僧闭上双眼，语调冷峻，“不过，一部信史，乃千秋明鉴。史官手中的大笔，落纸力重千钧，岂可视为‘闲职’？”

谢枋得感到一阵冷风穿过脊背，声音颤抖地答道：“禅师说得是。有人就专擅将昭古鉴今的史笔，当成戕杀忠魂的刀剑呢！”

“唉！难怪千秋功罪都要由后人评说了。”

谢枋得右掌猛拍桌子，狠狠地说道：“枋得愧对手中的史笔！”

轰隆隆——轰隆隆——

一声声闷雷，滚过鹅湖寺上空。外面下起了大雨。雨打空谷，风卷松涛，汹涌澎湃，如千军压境，万马奔腾，使人悚然心惊！

谢枋得与老方丈灯下夜话，直到三更过后方才分手。上床后，仍然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几天的跋涉劳顿袭上身来，方才蒙眬睡去……

“老丈慢走，学生有话说呀！”谢枋得高声呼喊。

他跪在辛弃疾墓前，失声痛哭，狠狠谴责自己作为史官的胆小与失职。忽然听到一声震耳长叹。抬头一看，一位幞头歪斜、银须稀疏的老者，正站在自己面前。他猛吃一惊，急忙问道：“老丈何方人士？来此做甚？”“相公早已知我，何必再问？！”老人声音宏亮，神色凄楚：“中原不复，吾愿不遂；以身许国，何求富贵！愿相公谨记之！”说罢，老人飘然远去。谢枋得呼喊着急忙上前追赶，老人倏然不见了。

“也许是心怀不平，才有如此梦境？”他掀开夹被，揩揩额上的汗水，

^① 贾似道——南宋理宗宰相，后封魏国公。此人渎职冒功，恣肆荒淫无所不用其极。

“也许是辛公泉下有灵，特地前来命我为其鸣冤昭雪？”

他正想着，空中又传来断续的呼喊声：

“中原不复，吾愿不遂，以身许国，何求富贵！”

他倏地爬起来，侧耳细听，还是那个凄怆的声音……

他翻身下床，双膝跪地，抱拳向天，用力答道：“轩公大冤巨枉，学生深知。但不知，您老人家要学生做些什么呢？”

只听那个幽怨的声音远远答道：“借君千秋史笔，以正万世视听！”

谢枋得急忙答道，“枋得回朝，即刻陛见君父，为公辩冤。纵然罹祸杀身，在所不惜。听见了吗？稼轩公！”

再也听不到回答，四周寂然无声。

他失望地摇摇头。长叹一声，回到床上。忽然重新坐起来，披衣下床，点上油灯，找出笔墨，在一叠紫线素笺顶端写下：《祭辛稼轩先生墓记》，然后笔走龙蛇，山洪爆发般地挥写下去。不大功夫，一篇千余字的祭文跃然纸上：

公有英雄之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所学皆圣贤之事。……公以词名天下。……后之诬公者，欺天亦甚哉！二圣^①不归，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复，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白无一酬，公有鬼神岂有无抑郁哉！

呜呼！天地间不可一日无公论。公论不明，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天地之心无所寄。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结豪杰、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无奈’在朝不过老从官，在外不过江南一连帅！公殁，西北忠义始绝望……

谢枋得将祭文写完，已是曙光拂窗，远处传来几声清晰的村鸡鸣啼。

他缓步来到窗前，推开双扉，深吸几口气，自语道：

“今日我要重祭轩公，以表心迹。然后，连夜返回临安。”

① 二圣——北宋被金人掳去的徽宗与钦宗。

仆人谢山不解地问道：“那，弋阳老家，相公不回啦？”

“还有比探亲更要紧的事呢。我要舍死忘生，金殿忠谏。誓为稼轩公洗尽六十年沉冤！”

时光倒流一百二十年^①，本书主人公辛弃疾荣辱沉浮、命运多舛的一生开始了……

① 本书从 1155 年稼轩十六岁起笔，谢枋得致祭于 1275 年，其间相距 120 年。

一 少年诗剑

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
正分裂。

——辛弃疾：《贺新郎》

〈1〉

背倚青山面对涡河的仰天寺，枕着巍峨的山峦，偎着寺外的大片松林，沉沉睡去，大地一片沉寂。也许是点点渔火惊醒了涡河上的宿鸟，间或有几声断续的水禽啼鸣，自河边传来。

微风不起，松涛寂寥。斜挂中天的望月，呆视着沉睡的人间，不停歇地播撒着皎洁的月光，给灰暗的古寺，苍郁郁的松林，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

一条隐隐约约的曲径，蜿蜒爬进寺西的松林中。沿着曲径，约行一箭之地，林中便出现了一小片空地。朦胧中，一皂一白两个年轻人，闪展腾挪，进退奔突，正在月下练剑。

这两个年轻人，是山寺私塾的同窗好友。穿白衣的，姓辛名弃疾，字幼安；穿皂衣的，姓党名怀英，字世杰。党怀英祖籍兖州，父亲党南起，现任亳州太守。辛弃疾祖籍济南，祖父辛赞，现任亳州谯县^①县令，两人都跟随家长来到亳州。听说亳州才子、田园诗人刘瞻在仰天寺设坛课徒，相约来到仰天寺投靠名师。半年前，辛弃疾夜间在松林练剑，被党怀英偶然发现。他见辛弃疾手、眼、身、步、法，刚劲敏捷，剑光倏忽，如电光神火，颇露歆羡之意。辛弃疾便趁机劝他一起习武：

^① 谯县——今安徽亳县。